

通皆醜好醜一成怨讐不能毀孝子慈孫不能改於已
取之而已矣

楊園先生全集卷之三十一終

楊園先生全集卷之三十七

初學備忘下

五十條

做人總從幼起幼而不孫弟長而無述焉老而不死是爲
賊三語自是相因幼不孫弟決是長而無述長而無述
決是老而不死是爲賊有負其初心敗於末路者矣中
道悔過者幾人晚年進德者益少予中道悔過者也今
日所憂正未知末路如何諸君慎之切勿起脚便踏第
一句也

孔子所以賢於堯舜曰忠信曰好古敏求曰無常師此三
者皆今人之所不屑從事者也今且實以忠信存心平

日功夫率本好古敏求三人行必有我師之意循此不舍效驗自是可見

學者一念之發卽須分別仁義與利自古忠臣孝子義夫貞婦悌弟信友皆自仁義之心爲之而其所謂亂臣賊子之類皆自利之心爲之今日之亂臣不顧其君子不顧其父以及兄弟夫婦宗族親戚鄉黨朋友各不相顧原其初只是懷利以相接故其禍卒至於此若有仁義之心必將有所不忍與有所不爲安有之乎何謂仁孟子所謂惻隱之心是也何謂義孟子所謂羞惡之心是也此心人人所有止爭能充與不能充耳出於仁義卽

入於利殘賊之人謂之一夫只是求利於己而無所不忍無所不爲也無所不忍無所不爲則亦禽獸而已矣今試投狗以骨與雞以粟母子兄弟隨相咬相啄由其不知有仁義故也今日在父兄之前人事未有所及卽就事親從兄之節反而思之若從愛親敬長之心而發此爲仁義若有一念以爲如此父兄將謂我好他人將謂我孝弟卽是利也更如讀書學問若謂父母生我可自陷於愚不肖而思講明義理以修其身此爲仁義若有一念以爲後日將可爲富貴之資卽是利也卽如富貴亦有仁義與利之別若以行義達道爲心此爲仁

義若有一念及於宮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識窮乏者得我卽是利也董子曰皇皇求仁義惟恐不及者君子之事也皇皇求利惟恐弗及者小人之事也將爲君子乎將爲小人乎三尺童子當必能辨之矣

讀書先要正其心術心術者如木之根穀之種根先壞于枝萬葉總無著處種是稂莠栽培滋養適爲害耳其正如何曰周子有云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之所學而已今日對諸君舉此二語不獨諸君以爲非所急非所能卽旁人皆以爲迂濶矣然特未之思耳顏子之學不遷怒不貳過三月不違仁且如今日與諸君朝夕相處怒

於此者無端而移於彼能堪乎蚤間作爲有失少頃又復如是可乎此卽爲失其本心不仁莫大矣伊尹恥其君不爲堯舜一夫不獲若撻於市非其義非其道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且如今日與諸君相與有善不相勸有惡不相規疾苦憂患漠不相關可乎非義妄有求與可乎卽如諸君退而處於家庭喜怒無常過失日長好惡而惡美無論人不能堪自顧卻如何父兄子弟不能有善而無惡能坐視否小臧獲飢寒勞苦能不卹否終日營營取非其有與非所當於心下如何推此以往何在不然若能將此立心博聞強識敦善不怠

窮爲匹夫達爲卿相總不失爲君子之人周子所謂希賢希聖以至希天是也若徒以自私自利爲心縱欲忘道見善不遷聞過不改無論讀書終無所得即使多聞多見適爲賊仁賊義之資而已吾終日與諸君諄諄言者大要不外此意

自評此條
迂濶可刪

大學誠意章好惡二字是學者徹上下功夫自正心修身以至於平天下無非是也自下學以至達天德更無兩種學問蓋民之秉彝見善未有不好見惡未有不惡好善惡不善者意也好善如好好色惡惡如惡惡臭者意之誠也意誠則心正矣好善好所當好惡不善惡所當

惡也心正則身修矣好善如好好色則必爲善惡惡如惡惡臭則必不爲惡也必爲善必不爲不善則所好之人能知其惡所惡之人能知其美而家以是齊矣好知其惡惡知其美則進退賞罰無有作好無有作惡而國以是治天下以是平矣然此好惡聖人有之愚夫愚婦亦有之所爭只在此念之實與不實耳聖人惟實是以大廷廣眾是此人暗室屋漏亦是此人其極至於格庶頑動天地無非是也眾人惟不實是以大廷廣眾是一人暗室屋漏又是一人青天白日是一人夙夜寤寐又是一人其極至於爲鬼爲蜮違禽獸不遠亦無非是也

是以一念之微不可以不謹學者誠能謹凜幽獨使清明在躬時時平旦之好惡用事則庶能不為其所不為不欲其所不欲而視聽言動一於禮矣視聽言動一於禮則始於家邦施於四海固有不帶而存者矣此種學問正如一條坦路舉足便可行行之有可至毋謂汝等非今日所能與非今日所急也身一而已矣修之則為聖賢不修則為愚不肖孰為可好孰為可惡可以立決也諺曰知好惡聖人復起不能易斯三字矣

吳袁仲不脫姚江習氣癸巳之秋韞斯述以見告韞斯可謂愛我袁仲時方二十三所見已如此惜乎短命不得竟其志也予追念若非癸巳一病幾死亦不能稍有進步存此所以識予之本末也

百餘年來論學者率以誠意為主予從事於此有年季心謂予曰不明乎善不誠乎身君功夫卻倒做也聞之憬然有省又見朱子論昌黎原道篇引大學至誠意止不及致知格物為無頭學問篤信斯語因是日用之間深體格物之義乃實有見於大學之道格物而已矣自下學為己以至於窮神知化一以貫之也蓋吾人之身大則君臣父子小則事物細微莫不各有當然之則惟於理有未明是以知有不至惟於知有不至是以意有不誠由明入誠易舍明求誠難古人所以隨處體認而必以讀書窮理為先

體用本一原而世之學者動爲有體無用有用無體之論
知行本有先後而世之學者好言合一三教本爲三門
而世之學者必云一門經權本無二用而世之學者多
好言權而諱言經此百餘年來生心害政之禍所以流
極而未有已也初學之士能於此等綱領處知之明信
之篤其於學問之道思過半矣

言脛事雜爲害最不細百工之事尙不可況學問之道乎
心志不專一如何有成

讀書不能長進只是不能實求之身就如今日講解允執
其中講者與聽者只說是帝王心法不知此中字無事
不有無時不然吾人今日處事接物過一分是過失不
及一分亦是過失能不求當於理否事事物物求當於
理可一息放其心否此心不懈庶幾能當於理然而氣
質之偏物欲之蔽嘗至當者十一不當者十有九若一
放其心則爲小人之無忌憚無所不至矣聖如堯舜猶
然兢兢業蓋以此也舜性之者也堯之咨命所以祇用允
執一語至於禹便大段須用功夫是以舜復益之以三
言必至惟精惟一乃爲允執厥中也況吾人生質本是
庸下有生以來錮於習染淪於嗜慾本心之良已如日
月之入於重淵而不思以困勉之功復道心於幾希其

不陷於禽獸者罕矣今日學者之病多只將聖賢經書
作一場說話看不以為聖人之事斷非吾人所能則以
為帝王治天下之道於吾人日用有何干涉是以自暴
自棄質之美者因循廢弛昏昏地過一生奄然與草木
同朽其不美者則放恣潰敗以至於禽獸而猶自謂有
才有能開口笑人以為老生常談概不足聽哀哉

自評此條

亦有姚江習氣且與初學者言豈非躐等

布衣陳先生云朝廷取士不行正法雖有正教不行誠探
本之論至於今日雖行正法正教恐不遽行也養在教
之先朝廷制民之產能使養生喪死無憾否庠序之士

祿足以代其耕否不能無憾不足代耕而求免於死亡
衣食之來正多不可言者矣然則子弟之生其自能食
能言所見聞其父兄營求謀慮以為宮室衣服飲食之
需者其能盡出於義否教者必以正養者先不以正是
欲其本亂而未治也而可得乎適以濟其滔天之欲而
已春秋傳曰為己以義不以利如以利則患得患失而
無所不至父兄以無所不至之心謀其家以養其子弟
子弟以無所不至之聞見日錮其耳目及其心術而
為之長上師友者亦莫非以無所不至之所言所行以
相漸摩興作而望正教之行難已故欲子弟之服正教

必自父兄之不失正養父兄正則師友自正雖有不正之長上不足以奪之而子弟罕不出於正矣故朝廷將興學校必以制民之產爲始民間欲遵古訓必以重其恆產爲先

易曰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凡爲父兄師長莫不欲子弟賢且智然而家教不齊今之父兄或多不以正義方愛其子弟者矣學術不一今之師長亦多不以正道養其蒙士者矣不知古人之所是惡知在己之所非譬之醉夢方其醉也不知其爲醉也方其夢也不知其爲夢也覺而後知其非也且爲愧之悔之惘然而若失之矣伊尹曰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也孟子曰聖人與我同類者又曰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者爾前言往行古人之先得我心者也初學之日天性未失日聞古人之言日見古人之行栽培滋養習以性成久之自能長進小學一書以嘉言善行終篇蓋此意也從此正其趨向立其根基他日無窮學業俱於是乎始所謂涓涓之流成爲江海者也世之父兄師長以文藝干進取以詞章襲聲譽適足以錮其聰明奪其心術而已今卽不能盡去彼取此亦當日識一二條扶其欲失之天良抑其欲肆之嗜慾徐觀其志而曲

就準繩高之可以進於上達卑之猶不失自好之士不
然其爲陷溺可勝哀乎愚謂初學得下功夫惟有此事
最急

孟子言諸侯之寶三卿士庶人之家亦莫不然井田不行
世業之產卽土地也奴婢佃戶卽人民也家法卽政事
也寶珠玉者殃必及身

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古者天子有天下諸侯有國卿大
夫有家士庶人惟有身耳秦漢而下田不井授祿不公
田士庶人得以世其家與卿大夫等然則九經之義亦
不可不講也身不修不可以齊其家修身其第一義也

師友賢也所宜尊宗族親戚親也所宜親家督大臣也
子弟羣臣也敬之所以立本體之所以均愛僮僕佃戶
庶民也內而蠶績外而傭作之屬百工也撫之無恩則
心不固馭之無則則事不成故有子興來之義遠人其
羈旅也諸侯其故舊也通於柔懷之義可以遠涼德存
忠厚也立國有立國之規模立家有立家之規模興衰
隆替其理一也柳仲塗曰祖宗忠孝勤儉以成立之子
孫頑率奢傲以覆墜之忠孝勤儉修身之大概也頑率
奢傲身不修之大概也修其身則此下八者可以次第
舉矣身不修而能舉是數者未之有也此九經所以本

於誠也家有貧富族有大小得乎此貧有時富小有時
大悖乎此未見覆之不速也今之爲家者知其利不知
其義當其富貴則強以陵弱眾以暴寡而不思創業垂
統可繼之道及其貧賤則弱喪屈辱不可復振由其規
模之不立也子謂伯魚曰女爲周南召南矣乎詩云詒
厥孫謀以燕翼子此之謂也

世儒於四書經史莫不讀誦乃終其身不知道理所在何
也一種人是求諸高遠以爲道理不止如此若其下者
則以爲此特作舉業文字而已所以鮮能知味苟能反
求諸其身未嘗不易簡如天地昭明如日月也

義理人心之所固有特放其心而不知求是以錮蔽耳至
於錮蔽之甚則心中自覺別有一種道理而於聖
賢所言所行真有如冰炭之不可相入矣正孟子所謂
違禽獸不遠者也若能時時收攝此心不爲流俗所汨
利欲所昏則義理自見久之看得聖賢所言便是我的
言語一般聖賢所行便是我的行事一般故曰先得我
心之所同然也人人具可以聖賢之質却將舍之入於
禽獸之域可哀矣哉

古文辭詩歌時讀一章亦足以導揚志意游泳性情若
向沉溺卽已玩物喪志矣

文以達意爲工不達意爲拙當理爲好悖理爲醜其遇不遇命也世之趨時希合者枉著心術而已

人未有讀時文而能長進者也質美者不失一鄉之原人然非時文之益至其凡下日流卑汙而已蓋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

朱子與長子書從師就學之道極爲詳盡而終篇要之以勤謹二字蓋勤則進業謹則寡失守此二字以之終身養德以此養身亦以此矣惰者勤之反肆者謹之反人無限過惡無限傾覆未有不從此二字來今之子弟有不中此二字習氣否省之改之

嘗將賢於我者自比則於己常見不足而學日進志益謙此上達之機也若以不及我者自安則於己但見有餘而志日損心日放矣不流於汙下不止也夫上下相去豈有極哉惡如桀紂在它人觀之如此桀紂之心猶未以爲惡也予於戊子之歲適有所感作上達吟曰一從絕頂望雲霄一墮窮巖歎寂寥今日相看何甚遠不知分手在山腰諸君正在山腰時節起脚一步便分上下可畏也噫草木猶知向上而況人乎

輕絕小人人知難免於亂世不知輕近小人其得禍尤速而重不可不戒也遠小人卽不免於禍變自外至近小

人而取禍咎自己作自外至者可任之天自己作者誰任其咎

人無時無地不與人處在家庭則有家庭之人在宗族鄉黨則有宗族鄉黨之人在朋友則有朋友之人以至在朝廷則有朝廷之人在軍旅則有軍旅之人男子生桑弧蓬矢六卽有天地四方之志豈能鳥獸同羣一日不與人接在我處之俱要得其道理人不能有賢而無不肖事不能有順而無逆能與賢人處不能與不肖人處能處順理之事不能處逆理之事只由自家學問不足天下無皆非之理行有不得反求諸己古之聖賢以此

存心以此克己所以能在邦無怨在家無怨今日未接人事其所與處要亦不多幾人在家則父兄宗族出外則師友而已然自此處得安穩將來入世已大段見得安穩自此不安穩將來處處乖張亦見於此聖人教人事事物物有箇規矩準繩在學者但要信之篤而守之固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眾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此是諸君今日最切要之義誠能深體而力行之更有一處不安穩否譬如服藥者守定已驗之方久必有效若過信庸醫與怙病而不服其欲已疾不已悖乎

狎侮二字最可痛恨今年少人只爭甚與不甚要無不狎侮者在家庭不敬遜父兄在書堂不嚴憚師友此爲不孝弟之實孝經云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敬親者不敢慢於人孟子曰愛人者人恆愛之敬人者人恆敬之反是而言狎人者人恆狎之侮人者人恆侮之出爾反爾猶桴鼓之應也然則愛敬盡於人則慢惡不及於親爲子弟者誰欲慢惡其親者乎何不自察也卽此一節虧體辱親已有餘矣何必多行不義然後爲毀傷乎又况狎侮之人往往易至多行不義也

古人居處必以衣冠飲食必以盥筯澣溺必以溷廁皆所以順性命之理立人之道自別於禽獸也

輕浮二字是子弟百惡之根浮又是輕之本輕言輕動總由於浮不恆其德亦由於浮唯主忠信可以治之

雖一物之細非吾所有不可妄取管華終身見於鋤瓜之日後生小子於凡書籍筆札飲食服器無所分別一概狼籍苟且見其後來大段不得長進矣

風邪之中人也適然而入於肌膚腠理之間留而不去傳入經絡以至臟腑及其發也周身皆病輕者虧損血氣變易形體重則死亡習氣之中人也亦然

學者須以道聽塗說爲深戒。論語色厲內荏鄉原道聽

鄙夫四節之後繼之三疾惡紫語脈相貫人當以是內省諸已有則改之

三風十愆敢有恆舞於宮酣歌於室時謂巫風敢有殉於遠者德比頑時切檢點庶乎得守身之方矣古人俱以

童時謂亂風敢有侮聖言逆忠直

敢有二字發語可知託根只一肆字諸君勿謂今日年

少放誕恣肆不妨也人為却不妨二字敗壞多少

凡死於安樂之事切戒勿作

富貴福澤厚予之生貧賤憂辱玉汝於成吾人生於亂世

正如草木之遇秋冬貧賤憂辱義無所辭但當刻厲自

求使志氣不為摧落古人少年窮困不一而足倪寬為

弟子都養范文正日食藜粥二塊陳布衣半日賣油半

日讀書楊忠愍牛一頭麥一器欲如吾人今日窮困尙

不可得乃其所立俱如何常將此等榜樣自況則志氣

自能激發

放僻邪侈放為首驕奢淫佚驕為首克伐怨欲克為首人

心驕縱總由好勝不肯屈下一念為之根將來勢便無

所不至所以君子修身只有敬謹

人只為貨色名勢四字敗盡一生秉彝之良人孰無之但

是四者之中有一纏縛此身便不得向上推其極不至

於禽獸不止須是斬截得盡方得身心浩然若只去泰

去甚終不濟事所以學者於公私義利之際不可不蚤辨也

嘗言文字最忌俗俗不可醫凡作人亦最忌俗其爲人也懷俗情說俗語行俗事雖其質近忠信一鄉之原人而已今人亦有知避俗者以耽情詩酒爲高致以書畫彈碁爲閒雅以禽魚竹石爲清逸以謙談聲伎爲放達以淡寂參究爲靜證若此種種最是流俗所尙究其指趣反不如米鹽妻子之猶得與於日用不知之數者也其爲俗惡可勝唾哉

流俗一種似是而非之論粗知義理卽不難破而盡惑之可哀也姑舉其說之最近理者如榮親二字羅一峰先生曰古之君子榮親以禮義今之君子榮親以爵祿夫爵祿亦視得之以道否耳得之雖以道君子猶以爲不若禮義之榮也若得之不以其道其辱莫大乎是猶自以爲於親有榮則是所謂病狂喪心之夫而已矣

一峰字彝

正名倫狀元

讀聖賢書不篤信聖賢而邪說是信何以異於不愛其親而愛他人不敬其親而敬他人乎以是爲聰明才智吾不識也

人好異說只是不肯服行常道如節嗜慾定心氣本可却

疾永年今於服食導引之說樂從之者多因嗜慾動於內或是往事莫追希望奇功速效也父子篤兄弟和內外順隆於師友篤於親戚鄉里本可成家道長子孫今於禱祠鬼神飯僧持戒之說樂從之者多因內省多疚希望滅罪資福或是見理不明中無所主妄希不難之獲也正如貪夫燒丹煉汞漁色之人專意藥物之補所益不如所損殆哉讀書之太本四書六經也亦然

教世子爲國之本教子弟爲家之本國本不立雖有山河社稷城郭人民非所有也祖宗艱難而得之子孫一朝而失之可爲痛惜也家本不立雖有祭器墳墓室廬田畝園林奴僕非所有也甚而妻子非所有也先世勤勞而遺之遠者數百年近者數十年後人不知守或數年或一二年而喪之可爲痛哭流涕與亡國等特未之深思耳司馬溫公大賢人也其云積金以遺子孫子孫未必能守積書以遺子孫子孫未必能讀達哉斯言可以破世俗謀利之心矣而云不如積陰德於冥冥之中是何不求之明明之義方而責之冥冥不可知之福報乎且爲德豈所以責報也易云積善之家必餘慶蓋所謂善者非他大約父子篤兄弟和長幼順而已詒謀之遠自能子以及子孫以及孫永世勿替猶詩所云君子

有孝子永錫祚膺也猶書所云若農服穡力田乃亦有秋也如以責報之心行之是亦謀利而已矣如以利勢必父子兄弟懷利以相接而賊仁賊義無所不至矣先儒有言曰師道立則善人多又曰子孫賢族乃大今日子弟異日父兄不可不蚤教也

凡人有善善日長有惡惡亦日長古人有言曰樹德莫如滋去疾莫如盡蓋以此也今日幼年有何大惡如不敬父兄不信師友不知慕善不恥作非之類此是自暴自棄之根他日流於非僻甘於下愚未有不由此也譬如種是五穀必有秀實之望種是稂莠必有害苗之憂秉

彝之良人所自有默省反觀爲善爲不善可以自知也自己不知長者未有不告之告之而不從則亦莫如之何矣○善字古無注脚惟孟子曰可欲之謂善及仁義忠信樂善不倦二處日用之間求爲可欲而不可惡惟有仁義忠信而已然忠信只是仁義之實處學者惟有居仁由義是終身事○人無智愚賢不肖莫不各有所恥但賢者恥其所當恥故惟明智之人爲能知恥人未嘗見君子而陷溺於小人猶可望其自新也嘗與君子游處聽其言見其行而無變於昔日之所爲非自暴則自棄民斯爲下而已

人於先覺道理之書不樂看長者德義之言不欲聞非由
氣稟昏愚必是習染深錮不復能相入也雖聖賢與居
其如之何

年少之人未嘗知憂未嘗知懼晨夕嬉遊見老成者危言
切論掩耳而去以爲我生必無可憂亦有何懼不知命
不于常豈特王公爲然匹士庶人盛衰苦樂亦各有命
若涉大川其無津涯向後茫無可仗但欲長此安平無
事豈是易得或是世道變更或是鄉土亂作或是家運
前後不同或是此身事出非意惟有長懷憂懼不敢肆
言不敢妄動庶幾自作之孽可以少免易著其亡之訓

詩稱良士蹶蹶誠何心哉左傳楚莊無日不討國人而
訓之以民生之不易禍至之無日赫赫楚國而君臨之
尙猶如此而況吾人生於亂世何異巢幕之燕井谷之
鮒而云無可憂有何懼亦弗祥矣

父母愛子之心無所不至要不外養德養身二事故守身
爲事親之本則凡平日不能修身而至於喪德不能愛
身而至於傷生真是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
非人也

人不幸幼孤種種艱苦種種陵侮靡不身受古人孤兒行
一詩不堪展讀也但從此能自奮發後來得力多在此

日若是志氣不立因無教訓之人遂自甘於淪落與雖有旁人教訓而不肯聽受去善從惡忝辱所生亦多在

此日先君子有言無父之人多有流落底亦有興起底每自思省痛割於心今與汝等言亦所謂同憂相弔願

各龜勉無忝所生使寒泉喪氣也

時朱沈顏程錢諸子皆幼孤者

家猶身也元氣盡則死亦猶國也元氣盡則亡故善養身

者養一身之元氣善治國者培一國之元氣記曰父子篤兄弟和長幼順家之肥也汝之先世孝友敦睦固已

不及他氏正如膚革雖盈而元氣已薄乙酉之事是其效也汝叔姪兄弟數人正宜懲創往事力求敦本以善

其後如幾死復生之人急進參苓之藥乃為尊長者不

知省念繼以庚寅之事而元氣益削矣為親戚者又不之念惑以自私之言使蹈自覆之轍東西離析而元氣

再削矣惟汝兄弟三人最少長者今始弱冠幼者未成童天性未遠正油然怡然之日然吾觀從旁之人已汲

汲乎有欲進以昌羊烏喙之術者語云妻子備而孝道衰衰則無所不哀非謂孝道衰而弟道獨不衰也春秋

之義以均愛望人父以能友責人兄非不責子弟也中養不中才養不才必為父兄者有以率先之而後子弟

能出於正也然則今日收既敗之局為維新之圖皆汝

仲一人之責爲弟者當思兄之勤勞百艱所集而無可卸委爲兄者當閱弟之幼弱一事未解而罔所依賴以是母母子子兄兄弟弟歷十有餘年而長者以壯幼者以冠矣其於汝先君子若苞木之有由蘖也若甘心於昌羊烏喙之服食而人各一心心各一黨弟不順於兄兄不卹其弟甚而謂母之於子亦有偏私衣食佚勞亦有厚薄動而積疑無端生隙又安保庚寅之禍他日必無繼作自覆之轍他日必無更悔乎譬之木也一披再披矣言之可爲痛心也古人九世同居七世同居今日之言猶所謂紵兄之臂徐徐云爾勿徒竊笑以爲先生

之論等諸井田封建非不甚美必不可行者也人之見識隨乎志趣人之品地因乎學問以高下邪正相去甚遠細人之愛人以姑息豈不自謂厚於所親猶之庸醫殺人豈不自信以爲可以已病而不知其害之至此極也但自愛其生者斷然不服其藥耳先儒有言曰爲治不法三代終苟道也通此意於家不本孝弟終敗道也鑑諸已往可驗將來田舍之子積漸而昌搢紳之家一朝而敗未有不由此也尤當深念者生於憂患一語今日肆國風衛爲狄所滅文公徙居楚邱更立國家楚邱之詩所爲作也汝兄弟播越於此萬非可望楚邱之日然

膏梁之習猶有存者非大布大帛之心也內外大小一
於燕安非務財訓農通商惠工之心也惑邪妄溺妖巫
信任匪良疑畏正直非敬教勸學授方任能之心也求
近功見小利長虛情損大體非樹梓漆伐琴瑟之心也
文公惟秉心塞淵是以末年遂致駮牝三千之盛試思
一家之心所謂塞淵者安在大凡國勢不論強弱總有
一種舒和之氣自是綿長人身不論肥瘠總有一種寬
厚之意自是壽考若迫促狹隘則歷祚無多享年亦不
永自古及今無不然也是以善為家者創業垂統求為
可繼而不以苟且旦夕之謀計較彼此有無之間也記

曰敗國喪家亡人必先去其禮孝弟禮之本也本實撥
則枝葉彫落子與汝先君子非尋常之交故不已於言

之切切也 語類氏兄弟

同言而信信其所親今日若於我親信不疑則吾雖非其
人凡日常所言要亦古之遺訓也聽之不為無益若於
我言見信不及甚或不得已而面受退而甘嗜流俗相
與非笑正恐先民有作不免吾末如何之歎

諺云做到老學到老學之為言效也在俗語只是看樣學
樣諸君相聚於此多者二三年少者一年半年父兄之
心必有取於我而命之來也且思今日何所為而來他

日何所得而去記曰善歌者使人繼其聲善教者使人繼其志我平生之志是何者諸君盍亦思之還思諸君之志又是何者若果不以吾爲非且一步亦一步一趨亦一趨從此而上階級正無窮若以爲迂腐不足學也則辭去可也○且如諸君今日過此於予則曰師也於同舍則曰友也應思所師者何事是乎非乎所友者何德損乎益乎予不能有是而無非同舍之人亦不能有益而無損孔子曰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則存乎諸友之自取已孺子滄浪之歌三復有警

凡人父兄師友之訓當敬守之終身勿忘汝王考蚤喪予

幼不聞教訓二十餘始於門生間傳習二語有云行己率由古道存心常畏天知三十餘往山陰從劉先生學見其書堂壁間揭曰讀書有方在涵養本原以得作者之意使字字皆從已出做人有要在謹凜幽獨以防未然之欲庶時時遠於獸門吾日常念之不敢稍忘今以告汝汝能本此以學是卽吾之家學也若夫營營名利之途背棄禮義之則不畏於天不師於古非吾親吾師之志不願吾子弟有此人也

語兄子

人有伯叔兄弟有三黨之親有鄰里鄉黨朋友故舊本不憂孤立然必能自立而後親不失其親故不失其故譬

諸作室棟梁具然後門戶牆壁可依而立無論椽椳瓦石足以備用雖竹頭木屑皆有附麗之處若棟梁朽腐雖種種材物無不具備亦無如之何也小小間架亦要棟梁承當得起小小家當亦要主人撐持得來否則就此親故其賢者只可旁觀歎息不肖者從而媒孽之枯木朽株盡足為害矣予幼孤苦於此情理驗之最熟靖節先生有男子五人猶云三千之罪無後為急每念兒子未嘗不汗浹背衣也當時只以不勤於學憂其不能自立亦不料短命若此傷哉

吾鄉自巽隱先生而後三百年來未有繼者孟子曰人皆

可以為堯舜論語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豈此地獨不生才祇由世教不明典型既遠父兄師友自幼只以時文錮其耳目心志識趣既卑下稍有何長進所望豪傑之士無文猶興真西山曰天不欲使此道復明則必使後世無有知者既使後世尚有知者則必有復明之理此在今日尤急狂瀾之砥柱矣

巽隱先生程姓本立名裔出伊川從朱彥修學

洪武間以明經舉擢藩府僚建文初徵入翰林纂修實錄陞左僉都御史靖難師人死之

楊園先生全集卷之三十七終